

2003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

王剑冰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季羨林的《幽径悲剧》、铁凝的《长街短梦》、蒋子龙的《生命中的软和硬》、范曾的《再说大家气象》等作品。

书 名：2003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

作 者：王剑冰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ISBN：7-5354-2744-8

中图分类号 I267

定 价：22.00

观 2003 年的精短美文

王剑冰

精短美文是相对于文化大散文而言的，当然大散文也不一定就是篇幅长，我们强调的大散文是厚重、典雅型的，具有感染力和震撼性，就像“美国大片”，看得过瘾、令人怀想。这是一种大制作、大投入、大发挥。如果一篇散文在阅读上能像看美国大片那样有事有情有感有悟，就必定能为读者所喜爱。而在大散文的写作上是可以允许有一些粗糙的，如引用较多、议论过长等，精短美文却不可以，它要求更精致、更完美。

精短美文虽然大多够不上“大片”的震撼性，但是从它的篇幅、美感上却能抓住读者。一个小故事、一个小理念总是韵味十足。

精短美文的难写之处就是有骨而不露，有肉而不硕坠，有神而不锋芒。

2003 年这样的精短散文可谓不少。如冯骥才的《日

历》、雷抒雁的《生死之间》、周国平的《南极素描》、韩少功的《岁月》、刘心武的《眼角眉梢》、牧惠的《送别祖光》、陈忠实的《黄帝陵，不可言说》、舒婷的《临别赠言》、周涛的《鸽子感恩》、王本道的《血泪凝成的美丽》等等。

这些作品或从历史、或从生活、或从读书中摘取一段感思，用纯美的文字表现出来，让人得到一种阅读的快感和收获。比如《日历》上讲说的，从隐形写作的含义上说，日历是一本日记，它无形地记载着每一天遭遇的、面临的、经受的，以及个人应对与所作所为。如《生死之间》提示的，我们每天都操忙于工作，在事事非非中沉浮，终于有那么一天在痛失娘亲后吐露了肺腑之言；快乐，像朵鲜花，任你怎么呵护，不经意间就凋零了。痛苦，却如野草，随你怎样刈割、铲除，终会顽强地滋生。如《岁月》告知的，岁月的流逝是那么的快捷，生命也许顷刻之间就走到了尽头，人们都希望生活安定和舒适，但安定舒适也会掠夺我们的时光。“我害怕死，其实也害怕生，终于明白生并不比死更容易。”

近些年来有一个新的现象出现，这就是从诗歌界进入散文的作家比其他行当要多，要显眼。他们在诗的练意上、神韵上研究、操练得很久，转入横排的文字便显得得心应手，且文字运用较好。一些新锐作家多出自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的作品会让人感到新鲜、透亮，富有深涵的哲理。如谭延桐的《对面的茑萝》、郭文斌的《牵挂是一种美丽》、夏立君的《读边塞诗》、路也的《背景音乐》、姚雪雪的《草莓》、张灵均的《忧郁秦淮河》、杨泽文的

《临街的窗》、晨义的《河滩》、徐迅的《夜气》、马兰的《森林之王》、吴晨骏的《去郁达夫家做客》等，从他们的作品中，更多地看到了某种诗性色彩，也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一些纯美的散文诗，只是登载这些作品的刊物没有明示罢了，因而这些作品都归为了精短美文。这些人的出现，也使散文界变得骚动起来，这种骚动还会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是件好事情，在骚动中散文便有了新的思路，新的开拓，新的发展。只有这样散文界才更有活力，更有生机。

细观 2003 年的精短美文，文学期刊中登载的并不多见，还是纯散文刊物及文化类期刊、报纸副刊上登载的多，这是一个警示，可能纯文学期刊的田地会被荒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些刊物不以发精短美文为主打作品，对短散文重视不够；一种情况是一些作家也有意忽视这类刊物，故意绕开而去。

2003 年春季爆发的非典之战，不知是影响了正常的散文创作，还是激活了散文创作。从前者看来，2003 年的散文在质量上确实不如往年。很多作家不得不分心思考和应对措手不及的病毒带来的诸多影响。但是从另一面看，关于非典的散文却大量地涌现出来，几乎各大报纸及一些刊物都刊登了这类的散文、随笔。不少报刊还搞了非典散文征文大赛。

非典时期受人瞩目的精短散文有余秋雨的《何妨闭门读书》，他提示人们在半封闭的状态下，抓时读书，积累知识。毕淑敏的《假如我得了非典》，以自己设例，向非典发出一个公民的慷慨宣言。

这些作家不仅在应对突发事件是清醒的，在散文写作上也是清醒的。而有一些作散文的人，就不那么清醒了，这些人借非典之题所发的感慨多是又回到了老旧的行文方式上，从文学角度而言，这些作品不属于什么收获。

由此说明，篇幅短的散文不一定是精短美文，这是因为有些散文骨露而无肉，没有什么内容，只是一种随感杂说；有些散文一味地注重了语言文字，韵足而味寡，描画过重，失之于俗。这些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今后的散文创作中，精短美文永远是一个让人追寻的方向。检验一个作家散文写得好坏，精短美文当是一个尺度。

2003 年 12 月 16 日于郑州

目 录

观 2003 年的精短美文	王 剑 冰	(1)
日 历	冯 骥 才	(1)
生死之间	雷 抒 雁	(6)
南极素描	周 国 平	(10)
岁 月	韩 少 功	(16)
眼角眉梢	刘 心 武	(20)
送别祖光	牧 惠	(23)
临别赠言	舒 婷	(26)
黄帝陵，不可言说	陈 忠 实	(32)
人类本性的赞歌	李 存 葆	(35)
别让咖啡凉着	王 开 林	(42)
遇仙记	鲍 尔 吉 · 原 野	(46)
鸽子感恩	周 涛	(50)
木偶戏	筱 敏	(53)
残 红	朱 以 撒	(58)
声音的远方	王 剑 冰	(62)
纵身入水	刘 墉	(66)
离山最近的地方	林 夕	(68)

我是个可以被传染的人	莫小米	(72)
闲情三题	乔忠延	(76)
龙穴岛絮语	杨羽仪	(82)
丢失	纳兰小令	(87)
牵挂是一种美丽	郭文斌	(91)
读边塞诗	夏立君	(94)
对面的茑萝	谭延桐	(97)
背景音乐	路也	(101)
脱颖而出的瞬间 (外二题)	盛敏	(105)
男人谁不思“倾国”	讷言	(112)
黄昏	杨文丰	(119)
李白的“毛病”	赵统斌	(123)
遍地黄金	东方樵	(127)
草莓	姚雪雪	(131)
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	马德	(134)
葬礼快乐	蔡玉明	(137)
流氓爱情	南在南方	(139)
雪地中的幸存者	张立勤	(145)
读史三题	黄文山	(150)
忧郁秦淮河	张灵均	(158)
天凉了, 谁提醒我添件衣服	古禾	(162)
在陈益的墓地上	邓慕尧	(165)
快乐是一种心态	萧遥	(168)
爱如发丝	阚娟	(172)
诺言	赵泽华	(176)
一颗颗星星都是爱	卢瑶	(179)
绝色	苏沧桑	(182)
小人物	金仁顺	(201)

举炊烹饮日月间	王 芸	(211)
上上下下的阿美	杨晓茅	(216)
“ 贼 母 ”	李正文	(219)
心音	李阳波	(223)
白马嘶河畔风情	张红华	(226)
我们的棉花	李登建	(234)
走进荒漠	左建明	(238)
与麦子对视	公孙欠谏	(245)
麻雀与蝴蝶	雷艳华	(248)
槐花盛开的季节	单士兵	(252)
重走梅关	左 夫	(255)
手帕	青于蓝	(258)
菊花发卡	王 静	(261)
将军登上近日楼	张昆华	(265)
“ 捡 ” 来的工作	胡 娟	(269)
绕不过去的村庄	王 冰	(272)
午后的墓园	陈蔚文	(278)
祖母在身边我感觉不冷	贺 君	(283)
感谢“水平线”	海 城	(288)
倾听者	桑 麻	(292)
只说现在	伊 路	(296)
清水的故事	乔 迁	(300)
河滩	晨 义	(304)
酒红色的连衣裙	向 力	(308)
狐狸转身	叶倾城	(315)
美国的十个瞬间	妮 妮	(318)
徐迅散文三题	徐 迅	(322)
森林之王	马 兰	(331)

被媒体“妖魔化”的沙尘暴	单之蔷	(336)
黑水牯	李常成	(340)
回老家	孙喜忱	(344)
海拔是一种境界	杨宣强	(347)
时光和爱的故事	卢官程	(352)
阿好	余淑屏	(357)
原始纸作坊	林万春	(361)
诳语	李傻傻	(364)
父爱如禅	倪新宁	(368)
西宁的风	阿成	(372)
回望白帝	刘晓晔	(376)
踩“妈妈”	桂苓	(381)
父亲的背	周静书	(388)
苏唱	朱千华	(391)
去爱电影吧	贾秀琰	(395)
花事未了	严莹	(399)
透过窗口	赵素侠	(403)
月光下的苹果树	叶梓	(408)
父亲的胸怀	范文静	(417)
父亲的性情（五题）	齐明达	(422)
骑着风，追着云	张曼娟	(434)
宝哥	李志亮	(440)
爱情是一张百元钞票	岳勇	(443)
有这么一枝苦艾	科尔巴巴	(448)
嫩月亮	张天福	(454)
忽然成了生前好友	彭国梁	(458)
幕阜山马帮	梅曙平	(464)

日 历

□ 冯 骥 才

我 喜 欢 用 日 历， 不 用 月 历。 为 什 么 ？

厚厚一本日历是整整一年的日子，每扯下一页，它新的一页——光亮而开阔的一天便笑嘻嘻地等着我去填满。我喜欢日历每一页后边的“明天”的未知，还隐含着一种希望。“明天”乃是人生中最富魅力的字眼儿：生命的定义就是拥有明天。它不像“未来”那么过于遥远与空洞。它就守候在门外。走出了今天便进入了全新的明天。白天和黑夜的界线是灯光，明天与今天的界线还是灯光。每一个明天都是从灯光熄灭时

开始的。那么明天会怎样呢？当然，多半还要看你自己的。你快乐它就是快乐的一天，你无聊它就是无聊的一天，你匆忙它就是匆忙的一天；如果你静下心来就会发现，你不能改变昨天，但你可以决定明天。有时看起来你很被动，你被生活所选择，其实你也在选择生活，是不是？

每年1月1日，我都把一本新日历挂在墙上。随手一翻；光溜溜的纸页花花绿绿滑过手心，散着油墨的芬芳。这一刹那我心头十分快活。我居然有这么大把大把的日子！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前边的日子就像一个个空间，生机勃勃，宽阔无边，迎面而来。我发现时间也是一种空间。历史不是一种空间吗？人的一生不是一个漫长又巨大的空间吗？一个个“明天”，不就像是一间间空屋子吗？那就要看你把什么东西搬进来。可是，时间的空间是无形的，触摸不到的。凡是使用过的日子，立即就会消失，抓也抓不住，而且了无痕迹。也许正是这样，我们便会感受到岁月的匆匆与虚无。

有一次，一位很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对我讲她和她的丈夫的一件事。她唱戏，丈夫拉弦。他们很敬业，天天忙着上妆上台，下台下妆，谁也顾不上认真看对方一眼，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一天老伴忽然惊讶地对她说：“哎哟，你怎么老了呢？你什么时候才老的呀？我一直都在你身边怎么也没发现哪！”她受不了老伴脸上那种伤感的神情。她就去做了美容，除了皱，还除去眼袋。但老伴一看，竟然流下泪来。时针是从来不会逆转的，倒行逆施的只有人类自己的社会与历史。于是，光阴岁月，就像一阵阵呼呼

的风或是闪闪烁烁的流光，它最终留给你的只有无奈而频生的白发和消耗中日见衰弱的身躯。为此，你每扯去一页用过的日历时，是不是觉得有点像扯掉一个生命的页码？

我不能天天都从容地扯下一页，特别是忙碌起来，或者从什么地方开会、活动、考察、访问归来，看见几页或十几页过往的日子挂在那里，黯淡、沉寂和没用；被时间掀过的日历好似废纸。可是当我把这一叠用过的日子扯下来，往往不忍丢掉，而把它们塞在书架的缝隙或夹在画册中间。就像从地上拾起的落叶。它们是我生命的落叶！

别忘了，我们的每一天都曾经生活在这一页一页的日历上。

记得 1976 年唐山大地震那天，我住的长沙路思治里 12 号那个顶层上的亭子间被彻底摇散，震毁。我们一家三口像老鼠那样找一个洞爬了出来。当我的双腿血淋淋地站在洞外，那感觉真像从死神的指缝里侥幸地逃脱出来。转过两天，我向朋友借了一架方形铁盒子般的海鸥牌相机，爬上我那座狼咬狗啃废墟般的破楼，钻进我的房间——实际上已经没有屋顶。我将自己命运所遭遇的惨状拍摄下来。我要记下这一切。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个人独有的经历。这时，突然发现一堵残墙上居然还挂着日历——那蒙满灰土的日历的日子正是地震那一天；1976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丙辰年七月初二。我伸手把它小心地扯下来。如今，它和我当时拍下的照片，已经成了我个人生命史刻骨铭心的珍藏了。

由此，我懂得了日历的意义。它原是我们生命忠实的记录。从“隐形写作”的含义上说，日历是一本日记。它

无形地记载我每一天遭遇的、面临的、经受的，以及我本人应对与所作所为，还有改变我的和被我改变的。

然而人生的大部分日子是重复的——重复的工作与人际，重复的事物与相同的事物都很难被记忆。所以我们的日历大多页码都是黯淡无光。过后想起来，好似空洞无物。于是，我们就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人本话题——记忆。人因为记忆而厚重、智慧和变得理智。更重要的是，记忆使人变得独特。因为记忆排斥平庸。记忆的事物都是纯粹而深刻个人化的，而所有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记忆很像艺术家，潜在心中，专事刻画我们自己的独特性。你是否把自己这个“独特”看得很重要？广义地说，精神事物的真正价值正是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记忆依靠载体。一个城市的记忆留在它历史的街区与建筑上，一个人的记忆在他的照片上，物品里，老歌老曲中，也在日历上。

然而，人不能只是被动地被记忆，我们还要用行为去创造记忆。我们要用情感、忠诚、爱心、责任感，以及创造性的劳动去书写每一天的日历，把这一天深深嵌入记忆里。我们难道不是有能力使自己的人生丰富、充实以及具有深度和分量吗？

所以我写过：

“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

我还在一次艺术家的聚会中说：

“我们今天为之努力的，都是为了明天的回忆。”

为此，每每到了一年最后的几天，我都是不肯再去扯日历。我总把这最后几页保存下来。这可能出于生命的本

能。我不愿意把日子花得精光。你一定会笑我，并问我这样就能保存住日子吗？我便把自己在今年日历的最后一页上写的四句诗拿给你看：

岁月何其速，
哎呀又一年，
花叶全无迹，
存世惟诗篇。

正像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为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把岁月变为永存的诗篇或画卷。

现在我来回答文章开始时那个问题，为什么我喜欢日历？因为日历具有生命感，或者说日历叫我随时感知自己的生命并叫我思考如何珍惜它。

(选自《周末文汇》2003年第7期)

生死之间

□ 雷抒雁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那一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走了,没有了,就像水被蒸发了,永远地永远地从你的身边消失了,消失了。那叫你乳名时亲切柔软的声音;那抚摸你面颊时,一双枯瘦的手;那在你出门远行时,久久注视着你,充满关爱和嘱咐的目光,都消失了。

这是不能再生的消失。不像剃头,一刀子下去,你蓄了很久的秀发落地了。光头让你怅然,但是,只要有耐心,头发可以再生。一个人消失了,死了,不会再长出来,不会的。

一位墨西哥的作家还说:“死亡不是截肢,而是彻底

结束生命。”是的，即使人们的手脚因偶尔的不慎，失去了，残肢还会提醒你，手曾经的存在。死亡，是彻底的结束，如雪的融化，如雾的消散，如云的流失，永远地没有了，没有了。

可是，记忆没有随着死亡消失。每天，一进房门，你就寻找那张让你思念、惦记，或者让你习惯了的熟悉面孔出现。没有出现，你会不自禁地喊一声：“妈妈！”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找，看她是在休息，还是在操劳：洗那些永远洗不完的衣物？为孩子们在做晚饭？或者专注地看一幕有趣的电视？可是，这一回，你的声音没有回应。每一间房子都是空的，她不在。看着墙上那一帧照片，你知道她已永远不在了，那让你一直以为充满着欢乐的母亲的照片，怎么会突然发现其中竟有一缕忧伤。难道，照片也会有灵性，将她对你无边无际的关怀，变幻在目光中。

我不能再走进母亲常年居住的房间，我不愿触动她老人家遗留下的衣物，就让它原样留存着，一任灰尘去封存。唉，那每一件遗物，都会是一把刀子，动一动就会割伤你的神经。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不再流泪。谁不知道死是人的归宿！生，让我们在生命上打上一个结；死，便是这个结的解脱。妻子这样安慰我，儿子这样安慰我。他们很快就从痛苦中跳出来，忙忙碌碌、欢欢乐乐，去干他们自己的事。好像那个死去的人，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古老得不再提起。我的母亲的死，给他们留下过短暂的痛苦，但没有留下伤口。我的心里却留下很大的伤口，有很多血流出，我常常按着胸口，希望那伤口尽快愈合；可是很快